

传奇

民国大瓶

魏新民

朋友这些年搞收藏、为自己淘来的老物件，建了一个民俗博物馆。临近开馆了，感觉还缺几样东西，老姜把风散出去，请古玩圈里的朋友留心张罗，很快就有了回应。 献县一位赵姓朋友来信儿，问：“有一对儿民国大瓶，要不？” 老姜玩收藏，走精品路线，民国大瓶，档次有点低，一向不入老姜法眼。一般画师的还真没有多大意思，除非是周晓松，还有一眼。可，哪里淘换去。

对方催得紧：“不要，人家后边可有主家等着呢。” 一来当时没抽出空来，二来，不知是谁的，怕白跑一趟。这样就“慎”了几天，老赵还真负责任，过几天，又来话了，“那个大瓶卖了，卖给大城一个姓吕的了。如果还打算要，我可以帮着再买回来。”

真够意思。 老姜看人家这么热情，不好意思再拖，就跟朋友说：“不行，咱去

趟大城，如果合适，就买回来。” “那就去吧。”朋友对老姜言听计从。

在老赵的指引下，在大城古玩市场找到了那个老吕，一看货，竟然就是周晓松的！ 这花卉大瓶，品相完好，没有一点磕碰，这已经很难得，而且画得也真是好。

“准备要多少钱？”老姜有心要了。

老吕说：“怎么也得8000元。” 老吕的话刚出口，老赵就问了一句：“你多少钱买的？”

他心里清楚，这个大瓶他是花3500元买的。

老吕一听，不高兴了，怎么，封我口啊？古玩行规矩，你不懂啊？“不问多少钱买的，也不问买谁的”，你管我多少钱买的？

就没好气地顶回他：“雇车、来回吃饭，不花钱啊？你怎么也得让我赚个三头六百的吧？”



温故

一把锄头的年终忆事

孙运池

冬闲了，我静静地躺在房梁上歇息。算是与舞动了我大半年的他作短暂的分离。他今年七十三岁，身板硬朗，我不知道该称呼他为老年人还是壮年人。他冬也不闲，屋里屋外地拾掇，不知忙些啥。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只是很少说话。

清明节前后，我就同他一起忙碌起来了。这时，青青麦苗覆盖了田地，麦蒿、灰菜、芦苇等也随着麦苗一起生长。他将我 从房梁上取下，放到三轮车上来到田里，从此，我便开始了亲戚都不搭话的时候。他锄得很仔细，不管有草没草都要锄到，因为他不但锄草，还要松土。他熟练地把我控着我，我像一条鱼儿在土层下恣意游戏，每次，我的利刃眼看就要触碰到麦根了，但每次都能适时止身，而见到菜草则会精准地铲下。他干起活来似乎不觉累，一口气能锄完半亩地。百灵在空中鸣叫，野兔在田里乱跑，我在土层下游弋，他的脸上汗水涔涔。

夏播之后，玉米苗很快破土成行。农谚说：“过了夏至节，锄头不停歇。”当玉米苗长到一拃左右，才是我和他忙得见了亲戚都不搭话的时候。这时，一场透雨之后，草苗竞长，若不及时除草，幼苗就会淹没在浓密的荒草之中；若纵草儿肆意生长，庄稼就不会减产，还可能颗粒无收。因此，在庄稼幼苗时候，除草这项工作就成了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三十亩地的玉米田，通锄

一遍要多少时候呢？救苗如救火，他天天披星戴月，早起晚归。他头顶烈日，挥汗如雨。正如诗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我在土层下面游啊游，他脸上汗水流啊流。尽管他天天锄头不歇，但当他把全部土地锄完，时间已过去半月。邻地里的玉米苗已被青草淹没。当庄稼的主人前来狠狠地喷了一通灭草剂后，草苗俱伤。

没有荒草争水争肥的玉米苗茁壮成长。他天天在田间地头巡查，发现遗漏的野草立即锄掉。在他施过一次肥以后，玉米棵更是眼看着生长，很快超过了他的高度，浓绿欲滴，排成方阵。他仍然握着我围着玉米林巡查，像将军检阅部队。

茫茫田野，往往只有他一个人，形单影只，更显田野空旷。他的同龄人，多数去了城里，有的打工，有的看娃，只有他还坚守在这块土地上。他没了农友，我也失去了同伴。想在以前，我同伴众多，每个劳力人手一把，就连电影中、舞台上、课本里都有我们的身影。《朝阳沟》中不是有“前腿弓，后腿蹬”的戏词，人民币上不是有荷锄下田的女工？

可是近年，我的同伴锐减，除草环节，人们多以灭草剂敷衍。灭草剂让我失去了很多野外朋友，那些在我身边爬动的长蛇、乱窜的地虎、突然跑起的野兔，甚至令人生厌的地鼠都很少见了。他从来不用灭草剂。他下地必带我，像读书人

手不释卷。他是从他父亲手中接过我的，他念念不忘父亲留给他的那句话：“地锄三遍，不用掐算。”

随着轰隆隆的大型机械进入农田，我还失去了很多同伴，有陪伴了庄稼人几千年的木耢木耩、几十年的铁犁、铁耙，还有那些与庄稼人须臾不可分离的牛驴骡马。它们与我 与庄稼人离别得那样干净利索，宛如人猿揖别。

他呢，也告别了很多物事，如吆牛耕作，握镰收割，侍弄庄稼只剩下了中间环节的锄草和灭虫护理。家居也告别了烟熏火燎、夏暑冬寒。家庭用度，实现了电气化，修整过的土屋冬暖夏凉。有人笑他死抓着我 不放，他总是憨憨一笑，说：“我再扔了锄头，哪里还像个农民？”他常常想起艰苦的父辈，他的父亲和叔叔都是七十三岁去世的，而他现在还身板硬朗。

我还在果园、菜地的土层下游弋过。因而，今年他喜获丰收，不论是粮食还是果蔬他都创造了又一个新的历史记录。直到深秋我才闲下来。他 将我身上的所有泥土擦去，让我在秋阳下曝晒。我斜倚在南墙下熠熠闪光。他让我享受了一天的阳光之后，又把我的身上涂上了黄油，然后放置在了房梁上。

现在 我在房梁上静静休养，等待着又一个春天的到来。

我不知还会与他相伴多久，也不知他会不会将我传给他的儿子——我想会的。



汉诗

田园小镇

李建新

绿韭
四边一畦畦新绿 我被绿色包围着 心中萌动破土的新绿
主人赠我一捆新韭 正好吃一頓头伏的饺子 无需“绿蚁新醪酒” 也能品出浅浅的醉意
火龙果
从没有人告诉我 你是罢花的家族成员 更无从得知 你怎么落脚在这里
落地生根，开满花蕾 淡黄、粉嫩，像一群嬉笑的少女 满棚的晨光中 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成熟的果实 外皮和果肉都是鲜红的 这又像一种绝妙的暗喻 名字里有龙 哦，龙的血脉和梦想 肯定凝结在一枚枚果实里
金钱桔
若不是亲眼得见 就不会相信 那句“南橘北枳”的臆断 早已成为过去

一株株，一丛丛
嫁到北方的“金钱桔”
早已挣脱了地域的束缚
喜欢这里的阳光、雨露、空气
更爱上了这片古朴安静的土地
结出了一颗一颗的金子

如果我把一枚金桔举过头顶
它会不会像太阳一样发光
如果慢慢咀嚼细细品味
我会不会写出新时代的《橘颂》
献给这片古老的土地



汉诗

冬 语

骆驼

小雪记
干脆，我们互相抱着取暖吧 既然寒已至，暂且原谅那些战栗的情愫吧
还是有几朵雪花应景的。云深云浅 阻不断前路匆匆，假如仍有些许未了情 那就换取一捧冬雨，权作离别泪
落叶才是无法躲避的殇情。此刻 雨雾中的运河，正好，适合贴花黄、理红妆
更多爱，可以归结为夜来香灿烂的桥梁 所谓红泥炉，绿蚁新醪，只能归于旖旎的梦境 所以，最愿意的事，就是牵着手 跟你说一些温暖的话，而后 在你的眼睛里，慢慢地成就一首诗
小雪季。小雪记。雪花开在手里，睡在梦里
大雪辞
缓一点说爱，那两枚杏子 可算是你回眸一笑时，结下的因果
走了心，很容易勘破三月梨花的幻境 落叶随风，权作你出嫁的嫁妆吧
东流水。可以确定扮美疏枝的流苏 此行迤邐。就这样，逝水东流
银装素裹绝不只是背景。我知道家雀还在 知道情浓处，会有几簇梅花，凌雪怒放
今日晴好。归途中不需擂鼓鸣金 覆盖是天生的本领。到时候 就应是属于麦田蓄意的蜜月啦
再等等吧。既然是大雪季，那就耐住性子 还须寻半日寂寞。烹一壶香茗，倚门，听雪

人间

海波和我

文 中

海波是全国获奖小说《母亲与遗像》的作者，著名军旅作家。我们认识的时候，他是《昆仑》编辑部主任。而彼时，我则在武陵山区当兵。

这是我当兵的第二个年头。有一天，我坐在连队粗壮的樟木树下，望着远处烟云浓郁的山峦，忽然很惆怅，就写了一个浪漫的青年士兵的情感故事，寄给军内最大的杂志《昆仑》。大概过了一个月，我忽然收到来自北京、落款为海波的信，邀请我去广东参加一个文学读书班。

正值六月，我乘车南下，辗转来到珠海西塘，阴冷的南海风潮，把我冻感冒了，浑身酸疼。读书班集结的部队招待所里，满院绿树，有一种高大的、长满圆叶的大树，树干上挂着一些卵型的绿色大果子，有人说那叫菠萝蜜。有很多荔枝树，一嘟噜一嘟噜的荔枝把树枝压弯了。苏轼诗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吃过。浓密的树丛里走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人，我一看见，便知道那一定是海波。说来奇怪，他见了我，也似曾相识地冲我点了点头。晚饭他把我叫到他的桌上，休息的时候，他让人给我抱来一床被子，南方旅馆夏天一般是不备被子的。

读书班安排在大万岛，我们先乘坐一艘补给船到达大陈岛，而后换乘小型登陆艇。船行驶在海面上，如同漂在空气里。海的颜色，随着海的深度，由泥黄、茶绿、深蓝、黑蓝，逐渐变化。水越深，船颠簸得就越厉害，白浪一波一波，打到舷上，冲击舰身，溅到我们身上。太阳一晒。打过海水的肌肤，过一会儿就爆了皮，变得通红，特别疼。这时，很多人开始呕吐，内蒙古的塔娜顾不得形象窘迫，躺倒在舱里的平台上。海波却一直坐在舰舷上，与人说笑。全没有晕船的样子，这真让人吃惊。

上岛后，我与阎连科住一个房间，当时他刚在《昆仑》发表了《小村小河》，这次会上他拿来了后来名震文坛的《两程故里》。当时，对这个题材前卫的小说争论很大，有人甚至觉得不适宜发表。但海波始终认为这是个极为难得的作品，说：“看着吧，这一定是一个轰动的好东西。”最终在他的坚持下在《昆仑》上发表出来。这个小说一经发表，不仅被各种选刊转载，还获得了解放军文艺奖。我觉得，海波是个特别敏锐的编辑家，他对文学的把握评判，特别准确到位，对某些庸俗的文学言论，总是一针见血，从不姑息。讨论会上，有的人理论水平并不高，可只要能说出一个新颖的观点，他就积极予以肯定。他对参加读书班所有作者的情况，都十分掌握，每个人的背景、文学层次，都很清楚。我与他只是通过一封信，但他对我却相当了解。我感到，他不只有两只眼睛，他的额头上应该还有一只，常人所不能看见的，文学的眼睛。

他正是靠这只眼睛，通过一点点的蛛丝马迹，来透视你整个人的心理。读书班结束的时候，他给我写到：文中你的小说更应该是写给蹲在田埂上的农民们看的。海波是个冷静的文学评论者。他的作品和精神充满了理性的思考和深邃哲学。后来，他给参加读书会的作者出了专集，我的那篇《似水流年》也发表在这一期《昆仑》上，这是我的小说处女作。

分别后，他始终关注着我在部队的去留，为此曾专门找过海军作家叶楠。后来我从湘西调去北京，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看他。他非常热情地接待我，把我叫到魏公村一家餐厅里吃饭，说，你这么早调来北京，有点可惜了。他觉得过早地进京对于我的文学来说是个错误的选择。但他始终把我当成兄弟，介绍我认识了很多杂志编辑。我感觉，在心理上我们相互贴得很近。编辑部主任每天不知要看多少作品，但我写出《苦情》这个作品时，他没有两个星期就给我回了信，大致两个月，小说在《昆仑》短篇小说的头条位置发表出来。这在很多人眼里，简直不可思议，其实我知道他良苦用心。

有时我想，海波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帮助的是一个单纯的士兵吗？可能不是，他心底里想善待的，可能是更具普遍性、身处社会底层的平民子弟吧。他对我，对阎连科，总是显得很亲，对一些貌似高贵的人物，却敬而远之。按常理，作为高干子弟的他，与他们才应该是最接近的啊。